

完美无缺的名侦探

完全無欠の名探偵

王静怡 译

にしざわ やすひこ

西泽保彦 著



Detective
Perfection
of
pink
the
Be



完美无缺的名侦探

(日) 西泽保彦 著

王静怡 译

KANZENMUKETSU NO MEITANTEI

© YASUHIKO NISHIZAWA 2000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Publication rights for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edition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through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完美无缺的名侦探 / (日) 西泽保彦著; 王静怡译. --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3.1

ISBN 978-7-5133-0791-8

I. ①完… II. ①西… ②王… III. ①侦探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23917号



完美无缺的名侦探

(日)西泽保彦 著; 王静怡 译

策划统筹: 褚盟

责任编辑: 王萌

责任印制: 韦舰

封面设计: broussaille 私制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刚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话: 010-88310888

传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刷: 三河兴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910mm × 1230mm 1/32

印张: 9.875

字数: 162千字

版次: 2013年1月第一版 2013年1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33-0791-8

定价: 30.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主要登场人物

白鹿毛源卫门	白鹿毛集团的总裁
白鹿毛铃	源卫门的孙女
黑鹤	源卫门的秘书兼司机
山吹海晴	SKG 的警备员
洗柿保	安艺女子学院短期大学的职员
木贼	安艺女子学院短期大学的职员
龙胆隆义	安艺女子学院短期大学的英语讲师
青磁	龙胆的朋友
朱华房子	龙胆的朋友
水缥季里子	安艺女子学院短期大学二年级学生、水缥酒馆的千金
牡丹增子	安艺女子学院短期大学二年级学生、牡丹药店的千金
牡丹喜一	增子的弟弟
芳树	季里子的家庭教师
紫苑瑞枝	季里子高中时的班长
塔子	季里子高中时的朋友
路考茶	安艺警署的刑警
弁柄	南高知警署的刑警
瓶颯高子	安艺女子学院短期大学秘书科一年级学生
浅钝庆太	自称高知大学学生
朱鹭晃至	青磁小学时的朋友
朱鹭弥生	晃至的妹妹
赤练亘	赤练海产的董事长
赤练光子	亘的妻子
赤练诚一	亘的儿子
明美	亘的情妇
瓶颯良介	出租汽车司机
青竹玉子	空中小姐

断片一

鸽子死了。

那一动不动的模样，倒也颇似一具精巧的木雕摆饰。只不过，宛若从无数小孔中使劲挤出的红色飞沫，令死鸽灰色的羽毛糊成一片；那犹如抽去了骨骼似的萎缩的身体，比起尸骸，更像块破烂的抹布。

鸽子被塞在盒中，少女对那个盒子也有印象——上头印着精美的店名标志，出自市区的知名手工蛋糕店。平时，只要揭开那鲜艳的祖母绿色细绳，打开纸盒盖，少女就会感觉到一股甜美的味道由脑髓直入口腔。木莓奶油冻、梨挞、泡芙、欧培拉蛋糕……每一种都是该店引以为豪的逸品。然而眼前的，却不是其中任何一样。

倘若鸽子是陈尸路边，少女肯定不会觉得有任何异样吧。然而，

塞进盒中的尸骸却带着少女前所未见的滑稽感与血腥感。纸盒、细绳，以及与纸盒有着相同标志的手提袋——包装越是走童话风格，越是助长了整体的异样感——犹如扮家家酒的孩童误将死婴当成洋娃娃嬉戏一般与真实感格格不入。

打开纸盒的女人在少女面前愣住了。由于过度惊讶，她的双眸变得与盒中鸽子的眼睛一样空洞。仅仅数秒之前，她仍与少女一样对蛋糕抱有期待，那期待的痕迹化成凝固的水泥般的抽搐微笑，残留在嘴角边。

或许是为了抑制冲口而出的尖叫吧，她猛地捂住嘴，像是要将自己的嘴一般。然而片刻过后，如警笛般尖锐的叫声便响彻了整个房间。

少女凝视着她，注意力已完全从盒中的鸽子装移到眼前的女人身上。

女人是少女的家庭教师，毕业于某个女子大学，现正在进行新娘修业。

话虽如此，其实她本人并不打算结婚，也没有工作的意愿，只是过着随心所欲的生活，后来经熟人介绍，才来担任少女的保姆。她也是出生在富贵人家的千金小姐，所以并不是为高额报酬所吸引，只是认为这正好可以打发时间罢了。

当然，大人物的考量少女并不明白，明白了也没什么意义，对少女而言最重要的，便是她将代替家人陪伴自己，以及看自己能否喜欢她罢了。

少女喜欢她，甚至可以说是崇拜着她。

初次见面时，她的美貌令少女忘了呼吸。当时少女的第一个念头，并不是惊艳于天下竟有如此绝色佳人，而是不敢相信她与自己

同为三维空间的存在。那清澈的声音、慈祥的微笑及利落的举止，全都属于少女所未知的另一个高贵世界。

在少女眼中，她如母亲般充满了慈爱，却又不带母亲的现实感，宛若超越了血肉束缚一般。起先与她相处时，少女甚至抱着某种近似畏惧的羞涩，直到最近，才庆幸自己终于有了能与女神般的完美人物攀谈并品尝这份喜悦的余力。

当然，少女只知道陪伴自己时的她。少女却全然不知因为她的任性娇纵，而被同辈视为喜怒无常又反复不定的千金小姐避之不及，也不知道为她的美貌所吸引的男人们，暗地里都埋怨她心情好时还好相处，但发起脾气来却难以应付的个性。

对少女而言，她是无所不知的老师，总能毫无阻碍地回答自己单纯的疑问。但在认识她的成年人眼里，她却是个既无知又缺乏常识的女人。

年幼的少女自然无法想象自己的认知与世间有多大的差距。对少女而言，她是个美丽成熟的女人；即使自己将来长大，也绝对无法变得那般高雅玲珑。她是少女心中纯粹的崇拜对象。

然而，现在的她却狼狈万分。盒中的尸骸令她陷入恐慌，虽然容貌并未改变，困惑却将她惊人地扭曲、丑化。对少女而言，这是她初次显露自己的丑态。

盒中的死鸽也确实极为丑陋，然而对少女来说，却没有崇拜对象的剧烈变化更富有冲击性。这是单纯的好奇心使然。与平时截然不同的她正在眼前——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犹如观看电影特效中大海吞噬山脉的场景一般，少女被她的表情深深吸引。

陪伴小孩时的她总是表现得优雅美丽，但现在却流露出平常幼

稚的一面。当然，这件事少女并不明白；对少女而言，她这平常的面貌正是最不平常的，少女只能茫然地注视着这异样的光景。

——你在看什么？

她似乎略微冷静下来了，发现少女的视线后，她如此说道。不，以“说道”来表现并不正确；听在少女耳中，那不像人类发出的语言，倒像是猛兽的威吓之声。仅仅数十秒前，亦即解开祖母绿色的细绳、掀开纸盒前，她还是有着人类声调的女人——我买了蛋糕来，一块儿吃吧……

——你那是什么眼神？你以为这是我做的？

她一面怒吼一面起身，将死鸽连同纸盒一并从桌上扫落，举止粗鲁得叫人难以相信，刚才的她还为了同一具尸骸战栗不已。

自己的狼狈丑态似乎更令她觉得屈辱，但平时围在身边供她泄愤的男人们不在此地，因此她立刻认定眼前的少女应该负起责任。她的气球因憎恨与愤怒而胀大，牙龈也一览无余；她一相情愿地误解少女正愚弄并嘲笑自己的丑态。

少女过于年幼，无法理解自己的视线已被不成熟的成年人曲解；而少女又过于恐惧，恐惧心目中的女神竟变身为前所未有的魔怪。

魔怪的手一闪而过，紧接着一道清脆的巴掌声响彻室内。事情来得太过突然，少女甚至来不及领悟自己挨了一耳光。

——这个白痴！

魔怪叫道，似乎无法决定是否再给少女一耳光。她难以控制自己激动的情绪，不断地跺脚。

——白痴，你真是白痴！我从之前就这么想了，真受不了！所以我就讨厌小孩……啊，真是的！为什么？为什么我得陪这种白痴小鬼？烦死了，我已经受够了！这种工作，我不干了！

对于她这样的反应，少女连一半都无法理解。等少女终于察觉到她似乎为了某件事而生气的时候，她早已踩着几乎要踏穿地板似的步伐离开了房间。

少女被独自留了下来，旁边则是自盒中掉落的死鸽。

她那被扇了一巴掌的脸颊终于开始发热。她没有余力忍住疼痛，只能一味地哭泣。虽然她隐约明白自己遭受了极不合理的对待，却无法理解那不断流过红肿脸颊的温热泪水的意义。

土崩瓦解的影像如海啸般席卷而来。她的一举一动，与她共享的快乐时光，一直是少女珍藏于心的宝物，如今却全被巨浪推翻、吞没、掠夺。

少女奋力打捞宝物的碎片，碎片却尽数流走，宛如嘲笑她的努力一般。面对自己无力扭转的心灵异变，惶恐的少女只能畏惧。

全毁了，刚才还闪闪发亮的物品，现在已经毁灭殆尽，成了血腥的死尸。

正如地上的死鸽……不，正如不断茫然流泪的少女本人一般。

事件一

“为什么没人发现？”白鹿毛源卫门突然大声说道。他有数十年的威吓经验，深知震慑人心的时机。“说你们监督不周也怨不得别人！你们打算怎么负责？”

如他所料，齐聚于书斋中的四名中年男女全都从地板上跳起了数厘米，连刚才还一脸事不关己般站在窗前眺望着平台彼端的二女婿也不例外。平台的另一端是一片足以称为树海的广阔庭院，令人无法相信这里是位于市中心的住宅区；园中点缀着数不清的庭院灯，让人每每望而兴叹。但眼下的气氛，已不容许他优哉游哉地欣赏这片景色了。

“话是这么说没错，爸爸，”心浮气躁地看了一眼活像吞了个棒子似的人赘丈夫后，长女终于重整旗鼓道，“但小铃应该不在我们的

管辖范围内……”

“蠢材！”源卫门一面怒吼，一面站了起来。与孩子们相比，他的个头并不高，但他那笔挺的身姿与自然流露的风范和眼神，均产生了无与伦比的压迫感。“你就等于是她的母亲，居然还说出这种话？就是因为你的这副德行，才会发生这种不幸！干夫！”

“啊！”见矛头比预料中的还要早地指向自己，女婿干夫勉强在泫然欲泣的脸上制造出笑纹，“是、是……”

“亏你把孙子们教得那么有出息，最重要的老婆都没教好！”

“惭……”虽然他深知此时乖乖认错会惹妻子君江不高兴，却无法不低头，“惭愧得很，总裁。”

“可是，爸爸。”与生来就一脸怒容的君江相比，总显得一脸哭相的次女打起圆场来，“或许我们是该骂，但小铃也已经是大人了……”

“才二十二岁，叫什么大人？还是个小女孩，分不清是非，根本不晓得自己在做什么！”

源卫门共有八个孙子，其中包含君江夫妇的四个孩子及次女黄丹、泰叶夫妇的三个孩子；这些孩子之中已有三人成家生子，因此他还有两个曾孙。然而，比起那几个疼爱有加的曾孙，他更宠爱的是第八个孙女白鹿毛铃。

铃是源卫门的小女儿绘理留下来的宝贝。绘理与她的丈夫在铃两岁时因灾难过世，之后源卫门便把铃当成女儿抚养长大。他对铃的溺爱，寄托了他对死去的女儿的遗憾及哀怜。

“追根究底，一开始让她上那种乡下大学就是个错误！为什么没人反对？”

“不过……”被源卫门一瞪，次女泰叶的丈夫黄丹在嘴里咕哝着，

“至少那是间国立大学啊。”

他想起铃决定进高知大学时，这个岳父竟然刻薄地问：“那是本岛的大学吗？”

“我不记得曾要求她读公立大学。读私立就好了，东京多得是女子大学。”

源卫门本人虽如此感叹，其实他当时见了兴高采烈地迎接大学生活的铃，根本什么也说不出口；别说反对了，他甚至笑眯眯地表示要赠送给她入学礼物，问她喜欢什么。两对夫妻都心痒难耐地想要指出这个事实，却只是彼此交换了下眼色，最后谁也没说出口。

“也不需要勉强找工作啊！慢慢来，先做新娘修业也行，为什么要没事找事，在那种鸟不生蛋的地方工作？再说，回来这边，随便进我哪个旗下企业都不成问题……”

被源卫门冠以“不幸”二字、令他大为恼火的就是这么一回事——今年三月将从高知大学毕业的铃，竟然前往去年才刚刚在高知创校的市立女子学院短期大学^①应征行政人员，而且还被录用了。众人做梦都没有想到，铃会在源卫门口中的“鸟不生蛋的地方”找工作。

“学生时代在乡下过也就罢了，想离巢的心情我也明白，但为何要在那种穷乡僻壤找工作？要是换成古代，高知那种地方肯定是流刑之地！简直是流放外岛嘛！”

“总裁，”广岛出身的干夫这下可不能默不做声了。“现在的高知没那么偏僻，市中心和东京也差不多……”

“谁在跟你谈这个问题啊！”他重重地捶了书桌一下，力道重得

^① 日本的短期大学通常的学习期限为二到三年，重点对进入社会后能直接应用的技能进行培训。

简直要把桌子劈成两半。“反正给我想办法打消她的念头！我不许她去工作，而且还是行政工作！别开玩笑了，带她回来！毕业以后马上……”

“噢？带她回来……谁去说服她？”

“你在说什么？”他瞪大眼睛看着不满地耸了耸肩的君江，“当然是你们啊！蠢材！连个代理母亲都当不好，要怎么对绘理交代？”

“我倒是觉得，不如爸爸去说服她吧？”

“什么？”

“您想想，小铃会听我们说的话吗？那孩子表面上的确很乖巧，不管说什么都是笑眯眯地点头答应，但全是左耳进右耳出，就像使劲打棉花、拿钉子钉豆腐一样。虽然她像修女一样温和，却绝不会改变自己的意志，对吧？要怎么说服那孩子，带她回来？至少我没这个自信。说穿了，根本是白费力气。假如爸爸坚持不是白费力气，就请您亲自去说服她吧！我这话可不是讽刺，是真的只剩这条路了。”

源卫门犹如泄了气的皮球，矮小的身躯沉入椅子中，刚才给人的压迫感已烟消云散，只剩一股枯木般的气息。他不得不承认，对君江的指责毫无反驳的余地。源卫门自己也没有自信说服铃，别说是他一见铃那泰然自若的笑容便什么话也说不出口了，就算他能严词以对，也必然会被她以岩石般的冷静态度步步逼退。

“有其母必有其女啊！”他忆起绘理，自言自语地说道。过世的绘理也和铃一模一样，以从容不迫的微笑应付父亲的反对，与当时仍是学生又比自己年轻的男人结了婚。“到底该怎么办呢？”

“不如让小铃去做她喜欢的事吧？那孩子已经是大人了。”君江察觉父亲又要激动起来，便抢先说道，“再说，爸爸太在乎小铃了。”

事情都过去了我才说出来，其实贤治和悦子小时候很嫉妒呢，说爷爷只疼小铃一个。”

“说什么蠢话！贤治和悦子一样都是我的宝贝孙子，其他人也是，我并没特别偏爱小铃。”

“既然这样不就好说了？悦子嫁到神户去了，阿悟也在大阪娶妻生子。您可爱的孙子们总有一天会离去的，不是只有小铃例外。”

“神户和大阪的情况不一样。高知可不是搭几小时新干线就能到的地方，那可是离岛！”

“四国^①跟陆地还是相连的，”干夫一板一眼地插嘴道，“有濑户大桥。”

“反正我说不行就是不行！”被诉之以理，源卫门竟然如孩童一般耍起脾气来，“想离巢，可以到其他地方去，北海道、九州、冲绳都行，去美国或澳洲也无妨。不过高知不行，绝对不行！我不准，绝对不准！”

虽然听起来只要不是高知就行，其实说穿了，他是对宝贝孙女要离开自己的掌心到远方工作感到不满。假如小铃选择到北海道就业，他肯定要怒骂“去高知没关系，但北海道不准”吧，换成九州或澳洲，情况亦然。

“爸爸！”连黄丹都有些不耐烦了。“北海道和九州也就算了，但搭飞机到高知可是比到其他地方近得多。”

“反正我说不行就是不行！”

“那就请爸爸……”君江似乎已不胜其烦，冷冷地说道，“亲口对小铃说吧！”

^① 高知县位于日本四国岛，连接四国岛与本州岛的濑户大桥于一九八八年建成通车。

宛如欲掩盖源卫门哑口无言的表情一般，敲门声响了起来。一个如幽灵般气息微弱的修长而消瘦的男子走进书斋。名义上，他是源卫门的秘书兼司机。

“很抱歉，在您忙碌时打扰。”

“什么事，黑鹤？”

“有件事想向您报告。”

“是急事吗？”

“是的，其实是关于铃小姐的事——”

“什么？”

“属下知道是自作主张，但属下明白总裁想带回小姐的心情——”

“够了，说重点。”

“属下关注的，是小姐的动机。”

“动机？”

“即小姐留在高知的理由。”

老人与四名中年男女面面相觑，他们似乎压根儿没想过这个问题。

“那当然……”黄丹依常理发言。这段话可看出他的警戒心——由于不明白话题会朝哪个方向发展，姑且下个中庸的结论。“是因为想独立吧，想离开长辈身边。”

“说不定她喜欢上高知了呢！”即使面露笑容，看起来仍一脸哭相的泰叶也跟着丈夫附和道，“我听朋友说过，高知那地方挺不错的，鱼又好吃——小铃不是喜欢吃鱼吗？所以才……”

“我看是因为男人吧！”君江像是刻意刺激父亲似的喃喃说道，“一定是有了男朋友。”

“这点属下也想过，”黑鹤委婉地制止咕哝着“男人”二字、险些口吐白沫的源卫门，“不过小姐若真有意中人，应该会坦白说出来的。”

“什么？”

“铃小姐的个性比较……呃，大方，不会隐瞒这种事，什么理由都会毫无顾忌地说出来，即使明知会被反对，也不放在心上。她和夫人很像，这一点总裁也应该很清楚。”

“嗯……”源卫门静静地摸了摸胡须。他刚才险些为了君江的“男人”一说发火，现在已经完全冷静下来了。“原来如此。”

“然而，这回却不见‘因为意中人在高知’或是‘喜欢高知所以想留下来’之类的具体理由。小姐什么都没说，这让属下觉得非常奇怪。”

“你是想说，小铃没提及留在高知的理由，是有什么苦衷？”

“又或者是因为小姐本身也不明白。”

“什么意思？”

“有件事窝在心头，但自己不明就里，为了弄清究竟是什么事，便姑且留在高知——依属下来看，或许这个答案比较接近事实。”

“自己也不明就里？”源卫门似乎也认为依孙女的个性，确实有此可能，他的表情和他说的话相反，显得颇为赞同。“就为了这么模糊的理由……”

“无论如何，属下认为当务之急是找出理由。无论小姐有无自觉，只要明白她留在高知的动机，就能拟定应对之策。”

“这我懂，但要怎么找……你要去问小铃？”

“不，不是属下。其实属下自作主张，今晚已经把人带来了。他的名字叫做山吹海晴。”

“山吹海晴……没听过，靠得住吗？”

“这个人具备了某种特殊能力。”

“怎么个特殊法？”

“不如请您亲眼确认——”

征得同意后，黑鹤离开书斋，不久后又领着人回来。见到黑鹤背后出现的人影，五个人同时屏住了呼吸。与其说是人影，倒不如以墙壁形容更为贴切——那人身材相当壮硕，约有两米高。

听了名字，众人都以为会是个女人，没想到却是个精悍的年轻男子。虽然面部轮廓鲜明，但眼睛与鼻子过度集中于脸孔中央，因此看起来有种恍惚的感觉——说白了，就是强烈的弩钝印象。

“请总裁先别问任何问题，先与这位山吹先生畅谈一小时，只要这么做，应该就能明白属下的言外之意。”

源卫门虽然大为困惑，但他深知黑鹤不会毫无道理地如此提议，便目不转睛地凝视眼前的巨汉。君江、黄丹夫妇则是远远围观，静观事态的发展。

山吹似乎明白自己是个格格不入的存在，显得战战兢兢、心慌意乱，拼命地将巨大的身躯缩进椅子；一与源卫门对上视线，他便红着脸嘿嘿地笑，感觉上像是个不谙世事的公子哥儿。或许正因为这么想，源卫门一开口便问了这个问题：

“你几岁？”

“啊？呃……二十五岁，对。”

“体格很好嘛！从事什么运动吗？”

“啊？不，我，呃，不太会运动，对。”

“是学生？”

“不是，我在SKG担任警卫。”那是源卫门名下的大楼之一。